

新文苑
经典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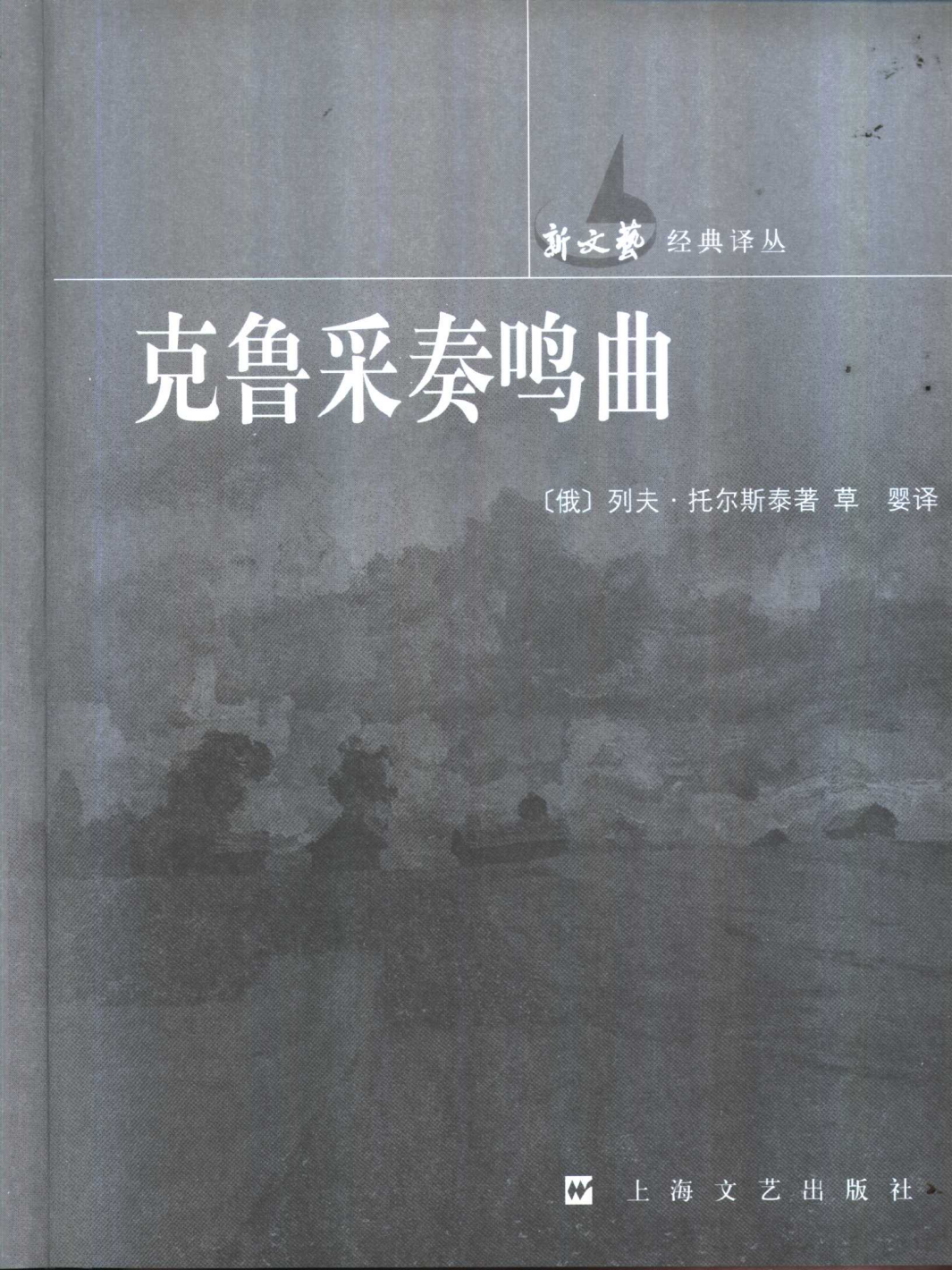
克鲁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 婴译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文艺

经典译丛

克鲁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鲁采奏鸣曲/(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草婴 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6

(新文艺经典译丛)

ISBN 7-5321-2537-8

I.克… II.①列… ②草…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257 号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克鲁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78,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537-8/1·1998 定价:1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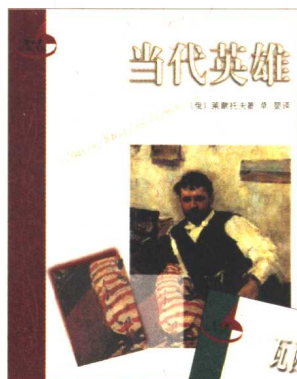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6063782

克鲁采奏鸣曲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发生在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爱情悲剧，是列夫·托尔斯泰小说中的经典之一。花花公子波兹德内歇夫娶了美丽的平民之女为妻。几年后平庸重复的婚姻生活使双方都感到了厌倦。此时风度翩翩的青年音乐家特鲁哈切夫斯基闯入了他们的生活，女主人公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激情。他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引起波兹德内歇夫的强烈妒忌，终于在暴怒之下，波兹德内歇夫杀死了无辜的妻子。

新文艺 经典译丛



当代英雄

〔俄〕莱蒙托夫著 草婴译

克鲁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草婴译

不祥的蛋

〔前苏联〕布尔加科夫著 戴骢译

瓦西里·菲维伊斯基的一生

〔俄〕列·安德列耶夫著 戴骢译

不祥的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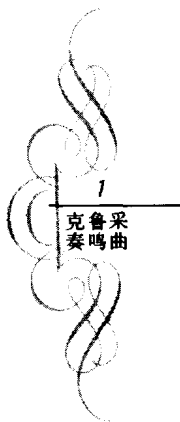
〔前苏联〕布尔加科夫著 戴骢译



译 本 前 言

托尔斯泰有一次对高尔基说：“人总得忍受地震、传染病、可怕的病症，以及一切灵魂上的苦恼，但生活中最大的悲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卧室里的悲剧。”这段话充分反映出托尔斯泰晚年宣扬的禁欲主义思想，根据这种思想他创作了像《克鲁采奏鸣曲》那样惊心动魄的艺术杰作。托尔斯泰之所以产生禁欲主义思想，那是由于他长期对当时社会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广泛观察和深刻思索。他所处的社会向他展示了大量畸形的爱情生活，但他却抽象地把“卧室里的悲剧”看作是永恒的，无法避免的，并从而得出禁欲主义是惟一出路的结论。

《克鲁采奏鸣曲》作于 1887 至 1889 年，是在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激变之后。作品主人公是个贵族男子，因猜疑而产生妒忌，因妒忌而杀妻，事后感到悔恨。作者通过他的忏悔独白，猛烈抨击当时俄国社会的婚姻制度和社交生活，同时又狂热地宣扬禁欲主义，鼓吹人们过单身生活。这种思想当然是消极的，违反人性的，因此在当时就遭到一些人



的批判,包括作家契诃夫在内。契诃夫说:“深思和正义告诉我:对人类的爱,在电力和蒸气中要比在戒绝性交和戒绝肉食中多。”但对这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契诃夫则作了极高的评价。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不会说这是天才的永垂不朽的作品,在这方面我做不了审判官;不过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内和国外现在所写的一堆东西里恐怕还找不出一个作品,在含义的重要和描写方法的美丽上赶得上它。姑且不提那些艺术上的效果有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单以它非常刺激人的思想这一点来说,我们就该感激这个中篇小说了。人在读它的时候,简直忍不住要叫起来:‘这是实话!’或者:‘这真荒唐!’不错,它有很恼人的缺点。除了你列举的种种以外,它还有一个使人愿意原谅它的作者的缺点,那就是作者的大胆。他居然讨论他不懂的而且由于固执也不想弄懂的事情。例如他对梅毒、教养院、女人对性交的厌恶等的判断,不但会被人驳倒,而且直接暴露这个人的无知,这个人不肯在漫长的一生中劳一下神看两本由专家写的书。然而这些缺点好像风前的羽毛都被吹散了;由于这个中篇的优点,那些缺点简直看不出来,就算看出来,也只使人烦恼地暗想:这个中篇小说也避免不了人干任何工作的命运,因为人干任何工作都不完美,都免不了有瑕疵。”

契诃夫原来是医生,后来成为作家。他从医学和艺术两方面对托尔斯泰的这篇小说进行评价,应该说是很中

肯的。

《克鲁采奏鸣曲》讲的是一出悲剧：主人公波兹德内歇夫杀死了妻子，事后他才明白酿成悲剧的原因不是他的病态嫉妒，也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那个腐蚀人心的社会。波兹德内歇夫说：“上流社会荒淫无耻的生活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窑子。”托尔斯泰在这里处理家庭问题同过去一样，着眼点不是爱情或婚姻本身，而是对上流社会伦理道德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这种社会摧毁了被宗教神圣化了的家庭基础，家庭已名存实亡。那里不可能有美妙的感情，不可能有真诚和诗意，只有假仁假义和放纵情欲。托尔斯泰对上层社会婚姻道德的否定是激烈而彻底的。

《克鲁采奏鸣曲》的揭发性质作者最初就确定了，政论色彩则是在一遍遍的修改稿中逐渐形成的，而强烈的政论色彩是《克鲁采奏鸣曲》的一大特点。在初稿里，托尔斯泰没有涉及波兹德内歇夫婚前的放荡生活，没有猛烈抨击贵族家长和“关怀备至”的政府对荒淫无耻行为的纵容和鼓励，没有揭露那些把女儿嫁给有钱的放荡老爷的父母们沾沾自喜的丑态，没有指出“短期卖淫的妓女通常被人歧视，而长期卖淫的妓女却受到尊敬”的怪现象，也没有论述“下流的情欲始于四体不勤的懒惰”。而在定稿中，托尔斯泰则厉声痛斥上流社会的婚姻犹如商品买卖，妇女进入上流社会犹如“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奴隶”，或“陷阱里的诱饵”，斥责大多数人到教堂举行婚礼，都认为只不过去占有一个女人

罢了，其情形“等于做一笔买卖，把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卖给一个浪子”。托尔斯泰坚决反对那种“妇女始终是被凌辱、被摧残的奴隶，而男人则始终是荒淫无度的奴隶主”的家庭关系，他把这种家庭中妇女不自由的奴隶地位比作是建立在被迫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

不过，《克鲁采奏鸣曲》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政论插话并不给人以沉闷累赘的感觉。在开头两章里，好几个人热烈地进行辩论，各抒己见，气氛活泼。从第三章起，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时而插嘴，时而引导，时而挑战，时而支持波兹德内歇夫愤激的言论。有问有答的谈话充满了托尔斯泰式的激情、才智和思索，用契诃夫的话来说，这场精彩的谈话“将思想激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这场谈话也最大程度地暴露了托尔斯泰思想上的局限和弱点。托尔斯泰在这里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进步与成就。在他看来，发展工业不过是为了增加生产有闲阶级妇女所需的奢侈用品罢了。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弱点，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作品，如《伊凡·伊里奇的死》和《克鲁采奏鸣曲》毕竟都是震撼心灵的杰作。难怪莫泊桑读后深深为之折服，忍不住感叹说：“我看到，我的全部创作活动都算不得什么，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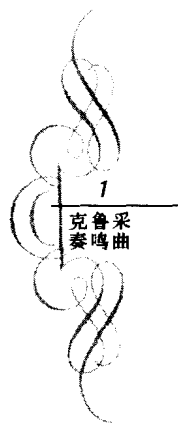
译本前言·····	草 婴
克鲁采奏鸣曲·····	托尔斯泰
跋·····	托尔斯泰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十一、十二节)



这事发生在早春时节。我们乘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上下火车的多半是短途旅客，只有三个人跟我一样，从起点站上车后一直没有下车。一个是中年太太，长得并不漂亮，面容憔悴，穿男式外套，戴着便帽，一路上不断抽烟。另一个是她的熟人，四十岁上下，很健谈，他的衣着用品都很新颖讲究。第三个是个个儿不高的男子，岁数不大，但一头鬓发都已花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目光迅速地忽而瞧瞧这个，忽而望望那个。他动作紧张，一直独自待在一边。他身穿缝工讲究的羔皮领旧大衣，头戴羔皮高帽，一解开大衣纽扣，就露出里面穿着的俄罗斯式打褶上衣和绣花衬衫。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里间或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又像在咳清喉咙，又像要放声大笑而又戛然收住。

这人一路上都避开其他旅客，不同人家交谈。邻座有人同他说话，他也只回答一字半句，总是自顾看书，抽烟，或者眺望窗外的景色，或者喝点茶，从旧旅行袋里取出些东西来吃。

我想他孤零零一个人一定很难受，几次想同他攀谈，但每次我们的目光一接触——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我同他坐在斜对面，——他就转过脸去，拿起书来，或者看着窗外。

第二天傍晚，火车停靠在一个大站上。这个神经质的人下车去打开水，沏了茶。那个衣着用品都很新颖讲究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律师——同他的邻座旅客，那位穿男式外套的抽烟的太太，则下车到站上喝茶。

他们下车后，车厢里又上来几个旅客。其中一个老头儿，个儿很高，脸刮得精光，但满是皱纹，身穿貂皮外套，头戴大帽檐的呢子便帽。看样子是个商人。商人在那位太太和律师对面落了座，立刻同一个年轻人攀谈起来。那年轻人也是从这个站上来的，大概是个店员。

我坐在过道斜对面，因为火车停着，只要过道上没有人走过，就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谈话。商人开头说，他现在是在到自己的庄园去，只有一站路。后来他们自然又谈到物价和买卖，谈到莫斯科的商情，谈到下城的市集。店员讲到他们两人都认识的一个富商怎样在市集上纵酒作乐，但老头儿没让他讲完，就讲起他自己参与的库纳文市集上宴乐的情景。他扬扬得意，眉飞色舞地讲到他和富商一帮子人有一次在库纳文怎样喝得酩酊大醉，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谈到这事，老头儿不得不压低嗓门对店员咬了咬耳朵。店员听了对着整个车厢哈哈大笑起来，老头儿也笑得露出两颗焦黄的门牙。

我料想不会听到什么有意思的话，就站起来，想趁车没开的时候到站台上走一走。在车厢门口，我遇见律师和那位太太，他们一边走，一边很起劲地谈着话。

“下车来不及了，”善于交际的律师对我说，“马上就要打第二遍铃。”

果然，我还没有走到车厢口，铃声就响了。我返身回到座位上，那位太太还在跟律师热烈地谈话。老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目光严厉地瞧着前方，间或不以为然地嚼动牙齿。

“后来她就坦率地向丈夫表示，”律师在我经过时笑着说，“她不能、也不愿跟他生活在一起，因为……”

接下去他还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我后边又上来了几个旅客、列车员和一名匆匆跑进来的脚夫。长久的喧闹声把他们的谈话声淹没了。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又听到律师的声音，他们已不是在谈什么具体事件，而是一般地发发议论。

律师说，离婚问题在欧洲已引起社会的关心，在我们俄国这类案子也越来越多。他发觉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就停下来，转身问老头儿：

“这种事情从前是没有的，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说。

老头儿正要回答，但这时火车开了。老头儿摘下帽子，动手画十字，低声祷告。律师把视线移到一边，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老头儿做完祷告，又画了三次十字，把帽子端端正

正地戴好，拉到额上，在座位上坐坐好，这才回答。

“先生，这种事从前也有，只不过没有现在多罢了，”他说，“眼下这种时代，不可能没有这种事。大家受的教育太多了。”

火车越开越快，遇到轨道接缝处就隆隆作响，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我很想听，就坐得离他们近一点。我的邻座，那个目光炯炯有神的神经质男人显然也很感兴趣，但没有起身，只是全神贯注地听着。

“教育有什么不好呢？”那位太太似笑非笑地说，“难道像从前那样，新郎新娘婚前没见过面倒好一些？”她继续说，就像一般妇女那样，不是回答对方的话，而是回答她想象中对方可能提出来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彼此是否相爱，能否相爱，碰到谁就跟谁结婚，结果痛苦一辈子。难道您认为这样合适吗？”她这话分明是对我和律师说的，而不理会同她谈话的老头儿。

“大家受的教育太多了，”老商人又说了一遍，轻蔑地瞧着那位太太，根本不答理她的问题。

“我想请教，受教育和夫妇不和，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律师似笑非笑地说。

老商人正想说话，却被那位太太抢先了。

“可不是，那种时代过去了，”那位太太说。但律师打断她的话：

“嗯，您让这位先生讲讲他的意见。”

“教育弄得人尽干傻事，”老头儿断然说。

“既要让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又要怪他们不能和睦过日子，这怎么行呢，”那位太太匆匆地说，回头瞧瞧我，瞧瞧律师，又瞧瞧店员。那店员这时已站起来，臂肘搁在椅背上，笑眯眯地听着这场谈话。“要知道，只有动物才会听凭主人的意志随便配对，人可是有自己的爱好和感情的，”她说这话显然想刺一下商人。

“太太，您这样说可不对，”老头儿说，“动物是畜生，人可是遵守法律的啊。”

“但一个人怎么能同没有爱情的人一起过呢？”那位太太又赶紧说出她的观点，仿佛这是一种崭新的理论。

“从前大家都不管这一套，”老头儿一本正经地说，“如今可变得时兴了。稍不称心，娘们就说：‘我要同你分手。’连农村都时兴这一套。娘们说：‘喏，这是你的衬衫，这是你的裤子，拿去吧。我要去跟万卡过啦，他那头髻发比你的好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说到娘们哪，最重要的是要使她们有所顾忌。”

店员对律师、那位太太和我逐个瞧了瞧，显然忍住笑，并准备根据大家对商人这番话的反应来决定嘲笑还是赞成。

“顾忌什么？”那位太太问。

“顾忌什么？当然是怕丈夫啰！那还用说。”

“哼，老大爷，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太太有点愤慨

地说。

“不，太太，这样的时代是不会过去的。既然夏娃，也就是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那么，即使天荒地老，也不会改变，”老头儿得意扬扬地晃了晃脑袋说，于是店员立刻断定胜利在老头儿一方，就放声大笑起来。

“这可是你们男人的理论，”那位太太并不认输，又回头对我们瞧瞧，“你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却把女人关在闺房里。你们自己干什么事都行。”

“谁也没有说过可以那样干，但不管怎样，男人可不会给家里带个娃娃回来，女人就难保了，”老商人固执地说。他那种固执劲儿显然征服了听众，那位太太简直觉得自己被击败了，但仍不肯认输。

“不错，但女人也是人，女人跟男人一样，也有感情，这点我想您也会同意吧。那么，她要是爱丈夫，那怎么办？”

“她不爱丈夫！”老商人扬起眉毛，动动嘴唇，严厉地说。“你放心好了，她会爱的！”

这种意想不到的回答使店员特别得意，便随声附和。

“不，她不会爱的，”那位太太说，“如果没有爱情，那就不能勉强。”

“是啊，如果妻子对丈夫不忠实，那又怎么办？”律师说。

“那不行，”老头儿说，“这种事可得注意啊。”

“万一发生了，又该怎么办？要知道这种事是常有的。”

“人家那儿也许有这样的事，我们这儿可没有，”老头